

刘 君

另一张身份证



盛文强

月夜访友

冬季里休渔，父亲在家闲了起来。他把所有的渔网修补一新，剩下的时间里，他整天唉声叹气，吃也不香，睡也不安稳，经常在屋子里走来走去。这天他忽想起邻村有一位朋友，于是晚上草草吃了饭，就带着我去看他的朋友。

那时的冬季好像要比现在冷得多，海湾里多处结了冰，渔船归岸，渔网入库，渔民们要蹲在火炉边耐着性子，消磨将近三个月的漫长时光。连日来，父亲的朋友也定是窝在家里守着火炉。我们沿着海边的沙土路走着，地上已经是漆黑一片，海水在我们脚边不远处涌动，奇寒之下的海水是一种接近于冰的半固体流质。街上没有行人，我们听着自己的鞋底敲在路面上。路过几间房子，房子后窗大都亮着，前院传来敲门声，先是一下一下地拍打，后来连成急促的一片，还伴随着高声呼喊，我们心头一惊，后来才知道，有一位老人晚上突发急病故去了，他的邻居在找老人的儿女们报信。紧接着狗就叫起来，一只狗叫，十几只狗跟着叫，乱作一团。有一只狗顺着院里的台阶窜到了房顶，低头朝我们狂叫不止。回头望，亮着的灯熄灭了，四周恢复了沉寂，空旷的渔村周围常有这样的事情发生。

父亲的朋友住在靠近田野的几间瓦房里，他的名字我记不起来了，父亲好像喊他“建堂”。我们进去时，他和妻子正在织网，屋里黑着，他们把头贴到网扣上去，或许是为了节省而不愿开灯，窗外的一点星光无济于事。父亲咳嗽一声，他的朋友拽开了电灯，我看到炕桌上碗筷还没有撤下，红木的桌不知传了几代，靠外的两条桌腿之间又加了一条黄木的横梁，钉帽闪着亮光，看样子是新钉上去的。桌上摆着一篮子玉米饼，半盘乱糟糟的杂鱼。粥碗上还挂着玉米糊，发黄的竹筷横担在碗上，两个孩子躺在墙角，叽叽喳喳唱着儿歌。女主人横端着桌子下炕去，桌上的碗筷纹丝不动，稳稳放进里间屋去。

父亲的朋友起身迎了下来，他掀开火炉盖，扔进几块煤，不多时，炉火明亮起来，他们围着火炉喝酒，就着海米和乌贼干。父亲的朋友见我在一边站着，顺手递给我一把乌贼干，这是一种晒干的小型乌贼，只有指头长，比指头稍粗一些，几个绽起的三角鳍在我指缝里冒出来，微微合拢手掌，乌贼干在手里碰撞，树枝似的咯吱的声响，它们瘦小的身体盈满了我的手掌，似乎随时都会脱手飞去。乌贼干硬如木柴，和乌贼柔软的身体已经相去甚远了，扯开外壁，就会有絮状的粗丝出现在断口处，乌贼鼓出的眼珠混在一丛密集的腿中，眼神若有若无，毕竟它的眼睛只有一对，而腿却是那样多。我一时间没舍得吃，在手里攥了一会儿，掌心就沁出了汗，于是我把它们放进裤子口袋里，裤袋立刻鼓起来，大腿上受到一阵重压，我捂着鼓起的口袋，心里暗自欢喜。

父亲让我上炕坐着，炕里边靠窗的地方躺着两个孩子，稍微大一点的是女孩，小一点的是男孩，他们还都没有睡，眨着眼睛看我，看得我浑身不自在，他们的母亲回到炕上，递给我一个枕头靠背，我坐了一会儿，炕上的热气透过棉裤涌上来，给我带来一阵暖意，背后的枕头松软，我倚着墙睡着，一朦胧中听到父亲在和朋友说话，一开始说些船上的事，他们开春后又要出海了，后来只有高一声低一声的节奏回荡在耳鼓，更加深了睡意，他们说的什么我逐渐听不清了，他们的声音就像来自另一个国度。

父亲走时叫醒了我，已经接近半夜，黑暗中我找到这家的小儿子躲在母亲身后，在他母亲的胳膊底下探出头来，我把手照满了炕，他眨着眼睛望着我，眼珠闪亮，嘴角往上翘着，带着隐隐的笑意，我由于困倦，一句招呼也没打，走在回家的路上又挨了父亲一阵埋怨，才想到实在是不应该。

回到家，母亲早已经睡下了，院门虚掩着，我和父亲回身悄悄合上了院门，高抬腿轻落步，生怕惊动母亲，满地月影照在院子里，照出了一高一矮的两个黑影。我把手伸进口袋，口袋是空的，乌贼干已经不见了，干脆把两个口袋全翻出来，袋底并没有漏洞，翻来找去，终于在口袋的角落里抖出一根发丝般的乌贼腿，旋转着掉在地上摔成两截，在月光的照射下急剧萎缩，蜷成了一团。

直到现在，我时常想起那年随父亲访友的情形，也时常想起他家的小男孩闪烁在黑夜里的狡黠的眼睛。

反正，他们跋涉千里，为我和妹妹创造了这个世界上离得最近的两个词——爸爸妈妈。多年以后，我才清楚，他们的迁徙还为我们和妹妹创造了一个故乡——

那里蓝天常常发呆
黄昏总是自顾自收敛一身光芒
它们从不考虑
我们欢喜也好，悲伤也好
生活一天天变小
正如它曾一天天变大
每个人走在路上
都背负着不见的粉红色大象
地球也是一样
它载着那么多春天的风，冬天的雪
夏天的花朵，秋天的河流
一刻不停地转动
一个南腔，一个北调，终于走到了一起。

南腔中，知道了我爸的老家有好多大山，他说有一座山长得和猫儿一模一样，所以叫猫耳山；还有一座山长得像一只站在江边伸鼻豪饮的巨象，所以叫象鼻山。它们栩栩如生在我的心里，虽然小时候在农场，只看到周围的沙丘，连绵起伏。

北调中，知道了我妈的老家有大海，海里有很多好吃的，我妈最喜欢夏天的凉拌海蜇。她说刚打捞上来的海蜇，被切成一方一方像凉粉一样在集上卖。赶集的时候，姥爷会买一些回来，切成小块儿，用酱油醋和蒜那么一拌，别提多好吃了。

农场不只有我爸我妈，还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人。他们或者支援边疆建设，或者只为寻求改变，所以农场不只有广西话、山东话，还有陕西话、上海话、北京话，哪儿的话都有。

“可我小时候为什么说河南话？”

那是因为50年代末，有将近5万名河南青年支边进疆，成为兵团建设的重要力量。我爸

爸是“笔友”啊。写信是他们两个人之间，我唯一能够“看得见”的浪漫。

每当夜深人静，一盏昏黄的灯下，笔尖轻触纸张，沙沙作响，仿佛能听见时间轻轻地在字里行间缓缓踱步。每一字一句，都凝聚了写信人深深的牵挂与真挚的情感。

两个人，虽远隔万里，又仿佛近在咫尺，通过一封封信件，共享着彼此的喜怒哀乐，共同编织着属于他们的故事。

我至今心动的一首诗，芬兰女诗人瑟德格兰的《一个愿望》，“在这个阳光的世界里，我只需要花园里的一张长椅和晒着太阳一只猫，我将坐在那里，怀里揣着一封短信，很短很短的信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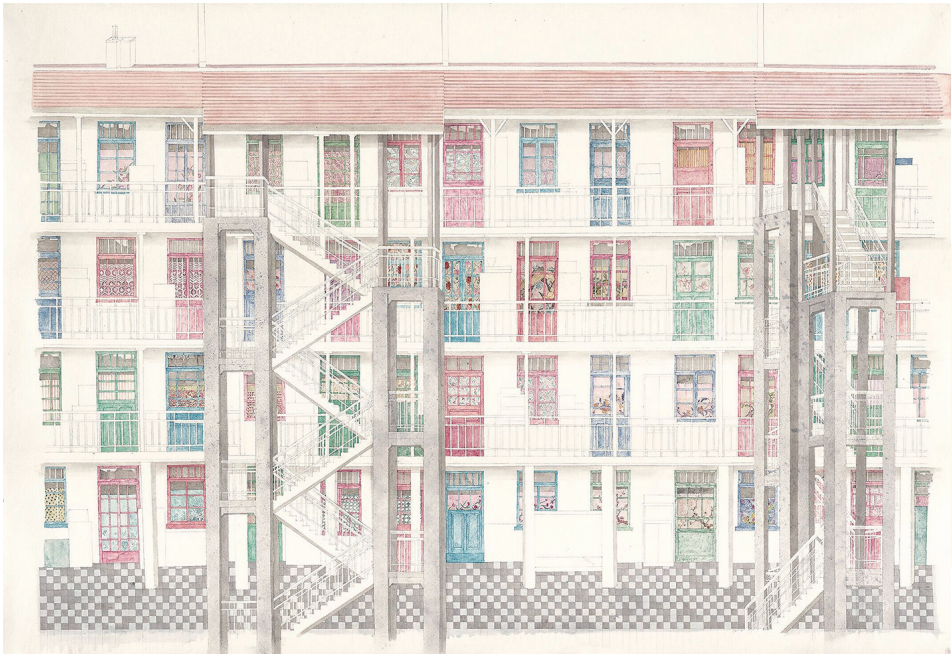
那是一封怎样的短信？引人无限遐想。虽然我妈说和我爸的信里不过是聊一些家常，那怎么称呼呢？一开始连名带姓外加同志，后来是去掉姓，在名字后面缀上同志二字，再后来，只剩言简意赅的名字。

“妈，你看上去爸什么了？”
“你爸面相好啊，一看就是个可靠的人。”
其实我爸一笔好字应该给他加分不少，让我妈忽略了方言的那一点点阻碍。

二十几岁的我妈，那时候除了去过一趟东北之外，还没走过这么远的路。从威海到新疆，4000多公里，足足走了8天，汽车转火车，火车倒汽车，在济南、郑州和兰州转车，甚至在车站过夜。她清楚她要到的那个农场远在天边吗？她知道农场的生活很苦吗？她知道西北的风沙有多厉害吗？

“哪想那么多，就是不想在老家待了，成分不好，被欺负。”

我没问过我爸，从我记事起就习惯了他的沉默寡言，觉得他一直在掩饰着什么秘密，仿佛一开口说话，就会不小心把他的秘密泄露了。后来的后来，我再想问，也没有机会了。



兰台惠质

消失的青岛“海西区”

青岛进入城市化进程之后，曾出现过很多已经消失的“区”，如四方区、台东区、沧口区、台西区、四沧区、李村区、大鲍岛区等。如果说前述这些消失的区，可能或多或少还存在于人们的记忆里，且只看区名，还能基本判断出大概的位置，有一个区，可能很多青岛人并不清楚它曾经在哪，甚至不知道它的区名，这个区就是——海西区。

海西区，顾名思义，与海有关且在青岛西部。事实上，海西区大致的位置就是胶州湾海域及其北、西、南部沿岸陆地。在青岛城市史上，大多时候海西区属于乡区。青岛从德租日据时起，即被划分为市区和乡区，但这两个时期并无海西区的档案，最早出现在1922年中国政府收回青岛行政权之际。

1922年12月10日，中国政府收回青岛行政权后，辖境仍沿袭德国租借时期的境域。据《胶澳租借条约》，清政府于1898年将胶州湾及周边陆地岛屿，白沙河以南、砖塔岭以西的崂山地区划入租借地。陆地面积共计551.753平方公里，海域面积560平方公里。这一境域一直延续至1935年。根据《胶澳商埠自治章程》，回归后的青岛市区定名为“青岛市”，包括青岛市街、台东镇和台西镇。市区以外皆为乡区，但胶澳商埠初期并无海西区。关于海西区的档案，最早出现在1926年。该年1月1日起，胶澳商埠水警改编为陆警，原水上警察署重新定名为海西区警察署。改名后的海西区警察署在原管区外，增加了原青岛第二署所管的新疆、小港两路。署址仍在新疆路3号。1926年初的海西区警察官员姓名清单中，胶澳商埠警察厅委任梁逢启任海西区警察署署长，陈鲤庭、李继舜为署员，陈寄尘、张兆骏、陈基为办事员。另有书记1人、一等巡官4人、二等巡官4人、三等巡官3人、靖澳巡舰舰长和定澳巡船船长各1人。

在1928年的胶澳商埠区域图上，可以看

到当时全市的分区为第一区、第二区、台东区、李村区、四沧区、海西区6区。其中，第一区和第二区为市区，其他4区为乡区。图中的海西区从某种意义上，可谓当时青岛最大的区，包括胶州湾、阴岛（现红岛）、今胶州市东部胶州湾沿岸、黄岛、薛家岛、水灵山岛等。

1929年4月，青岛进入南京国民政府第一次统治时期，海西区仍在。1932年，青岛为实施自治，将全市划分成12个自治区。其中，第一至第四区均位于市内，第五至第十区为市外乡区，第十一区在胶州湾西岸，第十二区在胶州湾北岸。海西区暂时消失，基本被第十一区和第十二区分割。1935年5月，青岛市政府重划市乡区域并改定名称。市区划为8区，即东镇、西镇、大港、小港、海滨、浮山、四方和沧口。乡区划为11区，即李村、崂西、崂东、夏庄、薛家岛、阴岛、水灵山岛、黄岛、竹岔岛、红石崖、塔埠头。至此，原海西区继续被细分，基本由薛家岛、阴岛、水灵山岛、黄岛、竹岔岛、红石崖、塔埠头等区组成。需要补充的是，1935年7月，为便于崂山行政管理和城市水源管理，原属即墨县的崂山东部山区划归青岛市。随着崂山全部主要山脉归属青岛，青岛境域在原德租时期面积551.753平方公里的基础上首次扩大，新增面积约195平方公里，全市陆地面积增至746.75平方公里。

海西区再次出现，是在日本第二次占领青岛时期。1939年5月，为实施所谓“青岛大都市计划”，即墨、胶县被划为青岛市辖，与原青岛市域统称为“大青岛市”，青岛市域继续扩大，全市陆地面积增至6052.395平方公里，较变动前扩大了8倍以上。这一时期，区划变化较为频繁。1939年、1941年、1942年，区划一直在调整中。至1942年底，全市区划为：市区设市南、市北、西镇、东镇、海西、四方、沧口7个直辖区；乡区设崂山、即墨、胶州3个行政

办事处。至1945年日本投降前夕，此区划未再变动。这里有一个变化值得我们注意，即海西由乡区摇身一变成为市区。根据1944年5月《青岛市直辖区区长副区长名册》，当时海西区的区长为王信簪、副区长兼海西警防团团长为王子杰。

抗战胜利后，青岛仍为国民党中央政府管辖，但境域基本恢复为沦陷前的行政区域。1946年，国民党政府实施警察区划和保甲区划两种区划共同管理的方案。青岛市按警察区划分为市南、市北、台东、海西、四沧、李村6区，海西区被列入其中。以保甲区划分为市南、市北、台东、台西4市区，以及四沧、李村、崂东、夏庄、薛家岛、阴岛、浮山、薛家岛8个乡区，海西区所辖地域重新回归乡区，且被分割为阴岛和薛家岛两区。1949年，青岛解放前，国民党政府又实行警保区划统一的办法，市区划分为市南、市北、台东、台西、四沧、浮山6区，乡区划分为李村、崂东、崂西、夏庄、阴岛、薛家岛等6区。海西区再次消失。值得一提的，1945年12月底，中共青岛市委决定成立海西工作委员会（对外称海西办事处），统一领导李山卫、薛家岛、黄岛、辛安地区的工作。

1949年6月2日青岛解放以后，改为山东省辖市，境域大大缩小。原属青岛市的胶州湾北、西侧的陆地及岛屿分别划归即墨县、胶县和胶南县管辖。青岛市原崂东、崂西部分郊区建立崂山行政办事处，归南海专区领导。1950年6月崂山行政办事处划归胶州专员公署领导。这是青岛市辖境最小的时期，全市面积仅有210.65平方公里，原海西区所属区域已基本不在青岛境域内。青岛解放后，青岛市人民政府对区划作了调整。全市划分为：市南区、市北区、台东区、台西区、四沧区、李村区、浮山区。此后，虽然青岛境域陆续扩大，原海西区所属区域陆续回归青岛，但海西区作为一个区名在解放后彻底消失。

理发

之前单位有一项令我念念不忘的福利：单位的负一楼餐厅旁边是理发室，员工可以在上班时预约理发，无需排队，剪发10块钱，刷饭卡。理发室30多平方米，室内整洁，空间宽敞，设备也齐全，只有一位大姐掌刀，大姐的手艺虽谈不上多么好，一番“精雕细琢”后照照镜子却也差强人意。

人总是身在福中不知福，真正失去才懂得珍惜。到了新单位，理发室没了，时隔多年，我再次到街边店面找人剪发时才发现，原来现在剪发已经这么贵了：装潢好一点的门店，剪发50块，小区附近犄角旮旯的小店，剪发30块。最不爽的是，去了两家店，两家都要排队，两家店的小哥不约而同冲我不好意思摇摇头：帅哥，要不你明晚再来吧。转到第三家店，终于不用排队了，我一屁股坐下，示意大姐：剪发，长短您看着办。

大姐的刀法挺利索，手起刀落，毛发齐刷刷簌簌而下，不知为啥，我忽然想起了大厨们雕冬瓜的绝妙手艺。我们渐渐聊起来，开始聊得有一搭没一搭，后来不知为啥，大姐突然像他乡遇闺蜜一般开始向我倾诉：从自己堪称艰辛的学艺从业“血泪史”聊到从前待过的某个小城的深深眷恋，突然话锋一转又陶醉于她别具一格的育儿经验，继而又聊到了儿子的就业问题……

开始的时候，我还见缝插针“捧哏”陪聊两句，到后来，发现自己完全沦为听众后，我只能“嗯嗯”“是啊”附和一下表示自己正在听。再后来，我感觉头顶像有几只大马蜂，脑袋嗡嗡嗡，只盼着剪发快点结束。但，可能想给生客留下好印象，大姐剪得特别仔细，这次剪发，足足用了40多分钟。

理发结束，大姐的“单口”终于告一段落，继而开始向我介绍充值会员的省钱攻略。我照照镜子——头发剪得还真不错。不过，我是真的再也不想听大姐的“单口”了，于是婉言相拒。大姐送我出门，可能倾诉欲还没完全释放，她扭头又开始对着自家昏昏欲睡的老猫喃喃自语。以前曾听说，独自开店的理发师容易抑郁，因为大多数时候，没人陪他们说话，时间久了，人会变得孤独。这位大姐，想必也好久没痛快聊天了吧！

此次剪发的体验不甚好，我决定下次另觅他处剪发。不过，新发型得到的赞誉却接踵而至，还有人惊讶我减肥脸瘦了，就连媳妇也夸赞：比从前10块钱的手艺好多了，以后就找她剪吧。头发曾听说，独自开店的理发师容易抑郁，因为大多数时候，没人陪他们说话，时间久了，人会变得孤独。这位大姐，想必也好久没痛快聊天了吧！

